

# 传统中国“割股疗亲”语境中的观念与信仰<sup>\*</sup>

吴佩林 钟 莉

【提要】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对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割股疗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割股者忍受肢体的痛苦去疗亲的行为反映出社会环境中复杂的观念与信仰。在佛教的影响、他人的效仿、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隋唐以后,“疗亲”成为割股者的主要目的,进而促成了割股疗亲模式的集体构建。割股疗亲的根本则在于“股”所凸显的孝行象征话语。割股前的祭祀祝祷、禁忌话语等彰显了割股者的意志力,更显现了割股疗亲行为的私密性与神秘性。社会各方对此行为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国家制度与实践的自相矛盾,说明儒家伦理存在自我冲突。

【关键词】 割股疗亲 敬天崇神 行孝

“割股疗亲”,原意指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医治父母的疾病,它大致发轫于隋唐,至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皆有割股疗亲的行为,且遍布各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割股疗亲行为在割取部位、疗治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扩大,这种行为因“行孝”的内涵而受到旌表,同时也因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相悖等原因而备受争议。

2005年,当笔者第一次阅读到相关的档案资料时,曾一度为此行为感到匪夷所思。目前学界的既有研究中,或从割股词义的演变出发,或关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或从其反映的医疗观念入手,或阐释割股疗亲与国家政策及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这些立足于地方志的相关研究为笔者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不能完全为笔者解惑。且以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四川省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清代州县官民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与信仰》(编号:XYJ2012C03)。

① 金宝祥:《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李敖:《中国女人割股考》、《中国男人割股考》、《台湾土蛋割股考》,载《李敖大全集·胡适与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6年,以下简称“邱仲麟博士论文”;张永奎:《唐代孝道及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方燕:《宋代女性割股疗亲问题试析》,《求索》2007年第11期;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方潇:《“割股疗亲”:医学挑战司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6日第A08版;范红娟:《精英文化和民间行为的交涉互动——明清“割股疗亲”戏曲的文化解析》,《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孙秀华:《皖南的割股陋习》,《江淮文史》2000年第3期;潘荣华、杨芳:《论宋代旌表政策对民间“割股”陋俗的影响——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旌表文告为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张凤花:《近代“割股疗亲”风气探析》,《大家》2012年第9期;王旭光:《陋习割股》,《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穆仲夏:《“割股”小史》,《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1年第3期;方金华:《“割股”词义考释》,《台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刘光明:《“割股”词义的演变》,《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等等,都涉及此问题。

往的研究取径极易忽略割股疗亲的话语性,将割股疗亲作为一种事实在探讨,忽视了割股疗亲的象征性及其内在的复杂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sup>①</sup> 本文试图在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家谱、报刊、方志,特别是新近开发的《南部档案》及《巴县档案》等地方档案资料,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将割股疗亲事件作为一种透视的途径,着力于探究“割股疗亲”所反映的共同心态、象征意义、观念信仰等内涵。

## 一、从充饥到疗亲:割股疗亲观念的形成及其模式构建

“割股”一词始见于先秦时代的《庄子》,其《盗拓》云:“介之推至忠也,割股以啖文公。”<sup>②</sup>重耳逃亡,饿不能行,介之推割股食之,既而能行。由此可知,介之推割股是为文公充饥,目的在于表忠。

至南北朝时期,佛经中开始出现“割股”二字。佛经中有关割股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求法求解脱、布施(即修行法门)、治病。《四分律》就载,若得成就菩萨,生食其肉饮其血,乃得行十善,不杀生乃至不邪见。时王慧灯作如是念:我于无始世以来,经历众苦,轮转五道。或受截手、截脚、截耳鼻、出眼、截头。竟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与彼人,而告之曰:“男子,汝可食饮此肉血,可行十善”。<sup>③</sup> 此处王割股是为求法、求解脱。《贤愚经》中有为布施而“割股食鹰”的故事。<sup>④</sup> 正是因为佛经中的这些记载,有学者认为割股疗亲受佛经中传达出的“舍身利他”的思想氛围所影响。<sup>⑤</sup>

隋唐以前,割股与疗亲关联甚少。至隋唐时期,割股有疗亲、祭祀之用。《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留有陈杲仁因亲人生病须食肉而割股的记载。<sup>⑥</sup> 唐朝时,武则天旌表了王友贞割股疗母一事。<sup>⑦</sup> 此外,股肉也充当着一种祭祀品之用,《与季安诏》中记载了贝州宗城县百姓刘弘为母病割股充祭一事。<sup>⑧</sup>

宋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割股之风大兴,文献中也开始出现“割股疗亲”连用的情况,“余惟割股疗亲虽不见于经,然可以义起”。<sup>⑨</sup> 这一时期,更有“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下,光绪思贤讲舍刻本。

③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九年(1934年)版,第22卷/册,第951页b栏—c栏。

④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册,第352页a栏。

⑤ 金宝祥:《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⑥ 董诰:《全唐文》卷九百一十五,嘉庆内府刻本。

⑦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隐逸》,乾隆武英殿刻本。

⑧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⑨ 刘克莊:《后村集》卷九十一,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墓”之行孝说。明清时期,割股在又禁又旌中日渐兴盛。其间虽有禁止,但割股形式、割股范围却在宋以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除割大腿、手臂外,还有割乳、割肝、抉目、剖心、断指等。<sup>①</sup>

民国时期,虽也有一些割股事例,如“竟有割肉疗亲之举”、<sup>②</sup>“现代二十四孝:女学生割股疗亲”。<sup>③</sup>但割股记载数量明显下降,更多的偏向于对此行为的批判。

由上观之,割股经历了充饥、祭祀、疗亲的演变过程。随着时代的更迭,疗亲成为割股的主要意图,并构建成了一种集体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诸因素。

#### (一)佛教的影响:舍身利他的思想及模式的相通性

割股疗亲模式能得以构建,佛教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除受佛教“舍身利他”的思想影响外,亦受到佛经中割股可治病记载的影响。本行经说,佛于过去为王太子,父王有病,一医师曰:“不啖人肉食之即愈”,太子自思“我从生来不曾啖恚”,遂入宫内割一髀肉以进父王。王既食之,旬日疾愈。<sup>④</sup>笔者认为佛经中割股后和草药、作羹的方式与割股疗亲模式有相通的特征,且这种模式的相通性通过居士得以建立,佛经中有不少居士割股疗亲的记载。如《观音经持验记》载,明朱德贞因父病笃,德贞割股进之,病得愈。<sup>⑤</sup>

#### (二)割股疗亲行为构建脉络:行孝的效仿路径

无论是方志、家谱、报刊还是档案等资料,都有大量割股疗亲的记载,<sup>⑥</sup>为他人的效仿提供了模本。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对周围人或家庭内部成员的效仿。四川南部县西路政教乡民梁国玉为亲疾而效仿乡民张培乾割股疗亲。<sup>⑦</sup>安徽休宁汪灏一家四人皆有割股行为,其弟日昂更是受其兄割股救父的影响而割股救其兄(日晨),“吾兄割臂愈父,吾不能割以愈吾兄乎?”<sup>⑧</sup>四川人杨斌曾割股救父,母病欲再割,其妻咎氏曰:“止,君能救父,妾独不能活母耶?”亦割股。<sup>⑨</sup>咎氏割股救母显然是受其夫割股救父的影响。此外,一个家族多人割股疗亲被大量记载。綦江人吴国瑞,与弟国泰、国安兄弟三人同割股以疗母疾。<sup>⑩</sup>南部县程罗氏、罗碧姑两姐妹同割股救母,且二者割股的部位都是左手。<sup>⑪</sup>家族多人割股行为的发生或多或少是受家族里他人割股的影响,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医生等外部群体的告知或道听途说。当亲人有疾时,常会请医救治,而医者有时会告知割股这一救治行为。唐朝时,王友贞母病割股乃是因医言“唯啖人肉乃差”。<sup>⑫</sup>清

① 穆仲夏:《“割股”小史》,《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1年第3期。

② 《光华卫生报》1919年第3期,第62页。

③ 小白:《沪光》1946年,革新5,第11页。

④ 前田慧云等编:《大日本续藏经》第38册,京都:藏经书院刊,1905至1912年,第106页c栏。

⑤ 《观音经持验记》卷二,前田慧云等编:《大日本续藏经》第78册,第105页c栏—106页a栏。

⑥ 仅据邱仲麟先生统计,清至民国各省通志中所载割股人数就达7570人。见邱仲麟博士论文,第7—8页。

⑦ 《南部档案》15—567—1—D963,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八。

⑧ 《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列传第二百八十四,《孝义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⑨ 道光《保宁府志》(上)卷四十四《人物志·孝友传》。

⑩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南部档案》9—572—2—D993,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⑫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隐逸》,乾隆武英殿刻本。

代,孔氏家族圣聪,事曾祖承休至孝,祖常有痼疾,聪听医言,割股调药。<sup>①</sup> 光绪二十一年桃红地方农妇李氏之姑背后发疽,红肿如桃,李氏夜以继日的照顾,假寐朦胧间似听到人说,其姑之疽非人膏不能合,然而人膏始终找不到,李氏因思有割股疗亲之说,乃用厨刀割取臂肉一块同草药熬膏涂姑患处,姑疽口即合。<sup>②</sup> 大量割股的发生使他人对此行为印象加深,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亲疾时的割股仿效行为,同时医生等群体的告知、认同为割股者提供了效仿的强力支撑。

### (三)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奖励与孝行氛围

割股疗亲集体行为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受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主要表现在物质奖励和行孝氛围两方面。

在物质奖励方面,自隋朝陈杲仁割股食母受到旌表后,历朝历代对于割股行为或多或少都会给予旌表或奖励。<sup>③</sup> 大致表现如下。(1)旌表其门。如清代,四川彭水人冷应诏割股救父,邑令尹严维旌其门。<sup>④</sup> 四川安岳人曾光祖割股疗父,康熙二十一年,知县郑炳旌其门。<sup>⑤</sup> (2)给花红。如四川南部县“钦尚应由该族给以花红一面”,<sup>⑥</sup>“先行给予花红、匾额以示嘉奖”。<sup>⑦</sup> (3)给银钱。如四川巴县光绪二十年赵正坤割肝救母,经县衙察明后得到“奖给银牌一面、铜钱四千、红锦披身”的奖励。<sup>⑧</sup> 此外,邱仲麟还指出有免徭役、建坊等奖励。<sup>⑨</sup>

除可得到物质上的奖励外,他们更多的还想获得旌表要誉,以示“孝”意。行孝的方式多种多样,宋金时期的壁画、石刻、砖雕中的孝子图多达几十处。<sup>⑩</sup> 元代郭居敬辑录了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但并未将割股疗亲纳入其中,明版《二十四孝》亦未有割股疗亲。<sup>⑪</sup> 然而,割股疗亲行为却以损伤自己的肢体为代价作为行孝的资本,将割股毁伤不孝的理论转为行孝的实践。

从割股者和救治对象来看,割股疗亲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救治行为。割股者大致有儿、女、养女、儿媳、孙等,疗治对象为父母、姑舅(即公婆)。此外,也有疗治对象是兄、妻和夫,<sup>⑫</sup>但这类比例少。所谓行孝,实质是对本源的感恩。血缘向来被传统中国人视为家族最重要的

① 孔广心修:《广东南海叠滘双溪孔氏家谱》孔氏世系,咸丰十年刻本。

② 《农妇割股》,《申报》1895年12月11日,第3版。

③ 邱仲麟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隋唐以降各朝代旌表政策与割股行为作了细致的考察。有学者以宋时的旌表文告讨论了旌表政策对割股的影响,认为由于宋政府旌表政策的大力提倡,割股疗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继而演化成为一种社会“痼疾”和“顽习”。潘荣华、杨芳:《论宋代旌表政策对民间“割股”陋俗的影响——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旌表文告为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④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南部档案》12—318—1—D892,光绪十九年五月。

⑦ 《南部档案》10—215—1—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

⑧ 《巴县档案》6—6—2148,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⑨ 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新史学》1995年第6卷1期。

⑩ 黄宛峰、黄炜玮编著:《〈孝经〉与孝文化》,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⑪ 陈谷嘉:《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⑫ 前文所举汪灏之弟日昂割股疗其兄;名怜朱琴心的夫人有割股救夫的行为,吕弓:《朱琴心夫人割股》,《申报》1927年7月10日,第16版;《申报》1894年3月5日第4版报道了“朋樵割股救嫂一事”。

事,他们认为越亲的人割股的疗效就会更明显,所以割股疗亲大都发生在亲属之间,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sup>①</sup>

清朝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强化伦理政治,大肆褒扬行孝,造就了社会上行孝之风的盛行。利益作为动力,驱使行动在这些轨道上行进。<sup>②</sup>国家对割股疗亲行为进行旌表褒扬是使割股疗亲由个体扩展为群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四周满溢着割股救父救母的社会氛围中,即使割股无效,当亲疾时,作为亲的晚辈,割股具有的行孝内涵也会促使他们的割股之举。

官方主流意识对割股疗亲这一空间的营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割股疗亲模式背后的重要推手。当割股疗亲能获得金银等物质上的奖励以及旌其门等荣耀,同时也能实践事亲的孝行,多重因素下,使得割股者在面对亲疾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他人或氛围的影响而实施这一行为,进而促使了割股疗亲模式的构建。

## 二、割股疗亲中“股”的孝行象征体现

割股疗亲作为一种民俗医疗行为,本身蕴含有多重意义,既有医学的理论,又可称之为一种土方法,同时更是成为民众在绝境之时的一种心理寄托。《南部档案》显示清代四川南部县至少有 64.7% 的割股行为与医药无效有关。<sup>③</sup>医药无效乃割股,那么割股能否真的疗亲?

### (一)有效

有效论主要来自于文本的记载。《南部档案》与《巴县档案》中的案例显示都有效。<sup>④</sup>雍正《四川通志》记载了清代四川 38 件割股疗亲案例,其中有 8 例成效不明,余下 30 例都记载有疗效,治愈率为 78.9%。<sup>⑤</sup>《南部县乡土志》中 7 件割股疗亲案例显示疗效为 100%。<sup>⑥</sup>

### (二)无效

无效论者主要是从没法治病、死伤来进行论说的。五代时,程邈便提出“不闻割股肉疗疾”,而后,无效论者对于割股无效多是持“割股疗亲没有根据”这种观点。清末民初对割股行为的无效论则是基于医学的理论。《中国公论》编者在回答刘微尘对儿子的肉能否治疗父母的病时说“不过多损失一点‘孝子’的肉罢了,此风一行,人们皆盼养子,人肉既能治疗百病,医院可以休矣。平心而论,宣传愚孝,固有益世道人心,然而世道衰微,人心已腐,枪礮子弹犹未能挽回于万一,何况割肉?而且此风一张,医院生意可大增,社会无形增加了负担”。编者进一步指出这是舆论所致,报纸应负其责。<sup>⑦</sup>

① 邱仲麟:《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中的医疗观念》,《新史学》1999年12月第10卷4期。

② 韦伯:《儒教与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页。

③ 《南部档案》8—352、9—566、9—570、9—572、10—215、11—487、11—489、11—490、11—491、11—907、12—318、13—468、14—487、15—567、16—979。

④ 《南部档案》同上;《巴县档案》6—54—631、6—32—2148、6—32—2215、6—54—627。

⑤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南部县乡土志》第二册,第24—43页,第三册,第34页。

⑦ 《设坛祈雨与割肉疗亲》,《中国公论》1942年第3期。

### (三)“股”的象征话语分析

从当今的医学角度来看,割股疗亲实为“荒诞”之举。至于“人肉治羸疾”可信与否,有学者认为其属于药理学著作不负责任的记载。<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人肉作为药引实为医生无能之举,割股能够疗亲是一个谎言,并没有实际的医疗理论依据。<sup>②</sup>割股有效还是无效实难检验。首先,中医药引一说由来已久,在医学昌明的今天我们不能去割一块肉作为药引来检验这种模式是否有效;其次,说其有效是因为记载所言有效,说其无效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怀疑,但我们也实无充分证据去说它是有效还是无效,而以今天的医学标准去作评判而不去检验则有失偏颇;最后,割股疗亲行为体现出的那种心理机制是很难评判的,亦无实证。

割股或作为药引,或作为肉食。四川南部县民苏仕文因父卧病不起,思肉食,他就在左乳下割肉一块作羹给他父亲吃。<sup>③</sup>于赓哲认为人肉可作为药引是割股疗亲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sup>④</sup>邱仲麟认为割股疗亲行为是对中医人部本草药的一种实践与扩展。<sup>⑤</sup>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割股疗亲与人肉作为药引一说的联系。虽然并非所有割股者都是将割取的人体组织和药奉亲,但是从上述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割股者在割股之时,其思想里存在人肉可作药引医治疾病的意识。割股肉和药的处理方式即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说明。根据《南部档案》的记载,有近50%的割股者采取将割下的人体组织和药而进的处理方式。

大量史料都可说明,割股疗亲或多或少都与人肉可作药引有关,然而人肉需要多少?此则语焉不详。人肉割取多少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文献中仅记载的割取部位伤口的尺寸大小也各不相同,如光绪十二年南部县马张氏割肝救姑,其创口宽二寸深二寸许;<sup>⑥</sup>光绪二十四年李本真割肝疗李占春后,其右肋边伤痕口约有二寸长四分宽。<sup>⑦</sup>对于割取部位也没有规律可循,更没有绝对的“以形补形”。光绪十八年南部县民妇李氏害目失明,其子杜喜元割股奉养,后李氏双目复明;此后,李氏患回食病数月,喜元在医药无效之后选择将左手手指割落一节煎汤奉养,不久,李氏病痊愈如初。<sup>⑧</sup>光绪二十四年李占春患目疾,李本真采取的方式是割肝以奉亲。<sup>⑨</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体组织在割股疗亲中扮演着一种孝行象征意义的角色,“股”只是一种话语建构,是一种孝行表达,即人肉多少已经无关紧要,似乎只要有这味人肉作药引便可。

## 三、敬天崇神:割股疗亲行为中的信仰

割股者在割股疗亲施行前后的一些仪式行为透露着民众“敬天崇神”的信仰观念,以

① 孙溥泉:《服石、割股的历史教训》(二),《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袁慧新、闫喜焕编:《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170页。

③ 《南部档案》13—468—1—D707,光绪二十二年七月。

④ 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⑤ 邱仲麟博士论文。

⑥ 《南部档案》10—215—1—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⑦ 《南部档案》14—487—5—D1123,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⑧ 《南部档案》11—487—1—D1164,光绪十八年三月。

⑨ 《南部档案》14—487—5—D1125,光绪二十四年二月。

下就信仰对象和仪式特征对此问题作一论析。

### (一) 信仰对象

从史料看,割股者祭拜的对象通常有北斗神、城隍神、东岳大帝、真武大帝、玉皇大帝、土地神、司命灶君、灯神、割股孝子、祖先、关公等神祇。<sup>①</sup> 割股者在割股前大多要举行一定的祭拜仪式,他们所祭拜、祷告的对象则透露着他们的信仰对象。

就四川而言,祭拜的对象多为灶神。于此,《南部档案》多有记载,如张陈氏于六月十八夜,静跪地祷祝家中灶神,誓愿割肝救母。<sup>②</sup> 马张氏躬自沐浴,潜祷神灵,情切救姑,割肝以进。<sup>③</sup> 培乾于正月十七日夜,焚祝灶君,宰去左脚么趾,煎熬与其母洗腿。<sup>④</sup> 张陈氏、马张氏、培乾在割股前都有一个祝祷神灵的行为,其中,张陈氏和张培乾都向灶神祝祷。地方志对此也有记载,如“永川李元勋,父病笃,潜祷于神,持刀剖腹割肝以食父”、“南充武生耿联甲,父疾笃,夜祷于灶神,割股进之”。<sup>⑤</sup> 又《清史稿》中记载了礼堂(字和贵)因母遭危疾,私祷于神,割股合药。<sup>⑥</sup>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理中,灶神是掌握一家祸福的神,也许正因如此他成为割股者诉求的对象。<sup>⑦</sup> 割股者“焚祝灶君”或者焚香祷告,透露着希望神灵保佑割股有效,同时亦是祈祷自身割股平安,传达着割股者崇神、希望出现意外奇迹的观念,更是折射出割股者对于割股的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恐惧。

割股前除了对具体的神祇进行祝祷外,割股者还有一套祝祷的方式,即告天,亦作祝天、祈天、祷天等。四川江安诸生杨天植因亲疾,斋沐告天,割股和药以进,病立愈。<sup>⑧</sup> 四川华阳刘宗裕因母病不愈而焚香祝天割左股煎汤奉母。<sup>⑨</sup> 四川彭水冷应诏因父病而祷天割股。<sup>⑩</sup> 割股者杨天植、刘宗裕、冷应诏割股前都有一个祷天的行为,希望得到上天的眷佑。而杨天植斋沐告天、刘宗裕焚香祝天更是透露着割股者对天的一种崇敬。

### (二) 仪式特征

在进行祭拜、祷告的时候,割股者多于夜间进行。何湛清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十八日夜,焚香祷告,割左膀肉一片和药调煎,其祖母一服而愈。<sup>⑪</sup> 扬城北门街麻某之妻患病,诊治无效,且母疾日重,非药饵可疗,其女事母极孝,乃私于夜静时,以剪刀剜肉一块煎以奉母,母疾竟渐愈。<sup>⑫</sup> 割股行为之所以多发于夜间,一是为了祝祷方便;二是为了不让父母知道,以免让亲人伤心;三是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在他们的观念中,此事被过多的人知道

①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95—109页。

② 《南部档案》9—570—1—B2398,光绪十二年七月。

③ 《南部档案》10—215—1—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

④ 《南部档案》15—567—1—D963,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⑤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⑦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96页。

⑧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南部档案》11—491—2—D1199,光绪十八年五月。

⑫ 李笑佛:《孝女子割股疗母》,《申报》1920年9月4日,第14版。

了会达不到疗亲的效果。<sup>①</sup>

对天的敬畏崇拜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阶层的承接性。敬天思想古已有之,割股疗亲中割股者向祖先祷告、向天祈祷,便是敬天法祖思想在民间的表现,而将公共祭祀的对象“天”转为私有祷告对象即是体现了祭祀的承接性。割股疗亲向神灵祈祷,侧面透露出割股者的意志力。而割股“隐”的面向在为割股行为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同时,彰显着割股的空间是半开放的,这种半开放还体现在割取部位和疗治对象上,这种不完全公开反映的是割股疗亲的私密性及神秘性。

#### 四、孝与身体:割股疗亲中国家话语的矛盾显现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传统中国占据主流地位,儒家宣扬的孝文化更是成为清朝治国之策。割股疗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孝行的表达,但其却是以损伤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与儒家提倡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身体观相违背,同时国家对割股疗亲行为的旌表以及“愚孝”的表达也凸显了社会各方对这一行为极具张力的看法。邱仲麟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儒者如何去检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与行孝冲突的矛盾,并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士大夫对割股行为“孝不孝”的态度与立场。<sup>②</sup>于赓哲认识到了儒家伦理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但更多的仍是同邱文一样探讨士大夫阶层对此行为的不同看法。<sup>③</sup>方潇则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割股疗亲中医学与司法的挑战。<sup>④</sup>割股疗亲行为内具的“孝”与“身体观”二者之间的矛盾话语究竟是如何体现的?

##### (一) 诚孝

从武则天旌表王友贞割股疗母就显现了官方对于割股孝道表现的认可。唐代刘邺《为割股事上中书门下状》所言则是对官方话语的支持,原文谓:“右伏以发自至和,臻于大孝,欲无违于教养,忘其痛于肌肤,式表因心,乃类沉江之至,据闻蠲疾,何殊赎罪之情。有感神祇,足标乡里。事关风化,敢不申陈。”<sup>⑤</sup>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对于孝道的表彰毫不隐晦。明清时期虽明令禁止,但实则仍以旌表的形式在认可他们的孝行。光绪十二年南部县在向保宁府呈报张陈氏割肝疗姑疾中,教谕黄芳馨、训导杨春晖、文生马树堂认为张陈氏割股诚孝可嘉。<sup>⑥</sup>也有生员认为割股属于烈孝。<sup>⑦</sup>四川合江人舒登华割股疗亲疾,巡守二道以烈孝可嘉,旌之。<sup>⑧</sup>光绪十九年南部县知县袁用宾认为李季氏以闺中弱质,竟能割股疗

① 胡之毅为宗华作的传便表达了这一思想。原文谓:“惟宗华之欲愈其亲也,天知之而人亦知之,并其亲亦不能不知,故为之而不效。”尤鼎等修:《江苏尤氏闽浙常镇宗谱》,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遂初堂刻本。

② 邱仲麟博士论文,第148—189页。

③ 于赓哲:《割股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④ 方潇:《“割股疗亲”:医学挑战司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6日第A08版。

⑤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 《南部档案》9—570—7,光绪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⑦ 《南部档案》10—215—1—D1134,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⑧ 黄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下《皇清孝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亲,实属诚孝。<sup>①</sup>由此可见,诚孝论者多是从孝行出发来看待此行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多感念此行为的孝行并认为这是一种善举。

割股者本人亦将其作为一种诚孝的表现。广西全州人唐俨十二岁时割臂肉疗其父,后其妻邓氏效仿其行为割股救姑,他知道此事后便对其妻说“此吾分也,当急召我”。<sup>②</sup>明代张能信的妻子刘氏割股则意在向其姑表明事亲之孝。<sup>③</sup>割股者更多考虑的是事亲孝,将此行为看作是份内事,或以割股行为表明其行孝之心。

## (二)愚孝

无论是县志还是档案都有割股是“愚孝”之记载。四川富县人傅氏割股疗翁病,邑侯包洪谋匾称,愚孝可嘉。<sup>④</sup>光绪十八年四川南部县知县联武在给举报杜喜元割股割指救母、李长兴断指研末疗父疾两事中的批词说“割股疗亲乃系愚孝”。<sup>⑤</sup>那么这种愚孝的观念何来?愚孝之愚又愚在何处呢?愚孝之愚大抵是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考虑割股的后果。时人有如下议论。

第一,毁伤肢体。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轻生等成为愚孝的一个表现。明《嘉兴县志》载:“医人严震父病,药弗效,割股为羹饮,父立愈,君子曰:‘愚孝也,爱其亲不惜其身’”。<sup>⑥</sup>孝之愚在于知有亲而不知有身,虽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sup>⑦</sup>

第二,不祀。道光《厦门志》载:“割股,古人谓之‘愚孝’,如滋身以救父丧生而遗其母,老孀家至于不祀,其能无遗憾耶?然当其割时,只知救父,岂料身亦随丧以貽母忧而斩祀哉?其心可悯,其事亦良,可悲矣。”<sup>⑧</sup>即是说如果割股救父而使自己丧命,致使母亲忧心更不能祀典,此良事悯心可悲,却是愚孝。“割股固是愚孝,要不尽出于沽名,亦有仁人孝子当亲疾危笃之时,医药罔效,呼喊无门,呕尽心血,剥此几乎,急迫肫诚,冀回生于万一者,纵不得蒙旌扬之典,亦何可没真爱之心,爰附孝行,使爱亲者知所观览焉。”<sup>⑨</sup>这里也是从割股者未考虑割股之后自身的后果来认为其是愚孝。道光《南部县志》的编者李澍在《割肉啖亲辨》一文中亦是持上述观点,李澍认为割股疗亲乃是匹夫之愚,有勇无谋。<sup>⑩</sup>

## (三)国家话语的矛盾分析

唐太宗在谈论为君之道时以割股来比喻得不偿失,“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sup>⑪</sup>武周时期则以旌表承认割股的行孝表达,与之相对的是士人阶层对这种自毁肢体行为的谴责。宋代旌表割股疗亲行为则是为把这种“孝亲”的天性引入“忠君”

① 《南部档案》12—318—1—D892,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②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孝义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 《明史》卷三百二,列传第一百九十,《列女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 乾隆《富顺县志》卷十一,光绪八年重修乾隆四十二年本。

⑤ 《南部档案》11—487—1—D1166,光绪十八年三月廿三日;《南部档案》11—489—1—D1186,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一日。

⑥ 崇祯《嘉兴县志》卷十四,崇祯十年刻本。

⑦ 陈鼎:《留溪外传》卷三《孝友部》,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⑧ 道光《厦门志》卷十二,道光十九年刊本。

⑨ 乾隆《含山县志》卷十,乾隆十三年刊本。

⑩ 道光《南部县志·艺文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4页。

⑪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伦理体系中,为加强社会控制服务,为君主专制服务。<sup>①</sup>

明代明令禁止割股,“卧冰割股,前古无闻,虽出后世,亦是间见,至若割肝,残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刲股或至丧生,卧冰或致冻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者。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医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例。”<sup>②</sup>“割股刲肝毁亲遗体无益于亲,而祇自为名耳,曾是以为孝乎?故皇极之世勿旌”。<sup>③</sup>

清代则是又禁又旌,顺治年间定例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恐民仿效,不准旌表。<sup>④</sup>雍正六年,福建李盛山割肝救其母,雍正念其迫切救母之心实属难得,仍得以旌表。<sup>⑤</sup>雍正十年,巡察顺天广平宣化三府地方福建道监察御史黄祐“奏请褒扬割股医母病之孝子任溥折”中的朱批谓“此风实愚民无知之习,甚无情理,一无可取,非可奖励之事,何必多此一番渎奏”。<sup>⑥</sup>雍正时期主要还是持不旌表的态度。至光绪时期,对此行为的旌表似无严格控制。地方上更是积极地表彰割股疗亲行为。光绪二十七年南部县知县邓元鏊在旌表张培乾割股疗母中便说到“毁伤肢体,虽疗亲疾,实伤亲心,故定例不准旌表,惟念愚孝可嘉”,对此行为给予嘉奖,其目的则是在于彰显孝行以资观感。<sup>⑦</sup>四川南部县知县联武旌表李长兴割股即是念在其尽孝性纯笃。<sup>⑧</sup>愚孝与诚孝论说关系暧昧不清,官方的表达多是认为此行为是愚孝的同时承认其诚孝。四川南部县廩生何传贤、增生卢兆铃、文生杜芝田等人认为割股虽是愚孝,但是出自真诚。<sup>⑨</sup>清代官员大体上是尽量想办法来旌表这些孝子的。<sup>⑩</sup>没有旌表的大都是因为与“奉养未毕”之例不符,待奉养完毕之后再行照章详报,意即等待奉养归老之后再行旌表。宣统时,朝廷又逐渐的控制对此行为的旌表。<sup>⑪</sup>

地方官员旌表此孝行的目的,除了以彰孝行、而资观感外,更重要的是想借助旌表措施来控制当地的秩序。旌表制度以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为目的,然而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旌表传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将统治者的理念灌输给民众,地方官员明知禁令反而旌表的做法体现了其想通过旌表控制民众,以维持地方秩序。旌表将中央、地方官员、百姓三方结合在一起。官方、士人、割股者等对割股行为的评价极具弹性,而这之中“愚孝”既可旌表、又置否定的态度十分让人玩味。割股疗亲将儒家伦理自我矛盾之处体现出来,养亲身的孝与割股毁身的孝直接对立。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割股疗亲的孝行实践中,儒家伦理道德规制在此面前似无作用,在救治自己长辈时,愚昧与否、安全与否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只是希望借此能救治自己的长辈。割股者意在直接的行孝,更注重时效性。

① 王美华:《官方旌表与唐宋两代孝悌行为的变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② 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十,崇祯九年刻本。

③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④ 《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箱号75,文献编号:402004260。

⑦ 《南部档案》15—567—1—D963,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

⑧ 《南部档案》11—489—1—D1186,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一日。

⑨ 《南部档案》11—490—2—D1191,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⑩ 邱仲麟博士论文。

⑪ 《巴县档案》6—7—631,宣统二年六月。

## 结 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只要你们把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了真正的出发点。”<sup>①</sup>顺着这一理路,通过对传统中国“割股疗亲”的溯源梳理,可以发现,它作为一种民俗医疗行为经过了复杂多变的历程。就模式构建的原因而言,它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其因孝行内涵获得旌表更增加了他人的效仿力度。从割股动因来看,它反映出民众背后的无奈。从割股者割股前的一系列仪式来看,可以知道割股者对于割股的有效性以及自身割股后的安全性存有不少疑虑,但他们仍然愿意忍受肢体的痛苦去疗亲。究其根本,实乃“股”所体现的孝行象征。当割股疗亲置于道德之中被过分夸大时,加之割股疗亲有效的传闻,割股者较易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情绪,促使割股疗亲行为呈现出发散式的传播路径,如此一来,更推动了割股疗亲集体行为的构建,也使割股疗亲行为由个人的、私有的演变成为群体的、公共的。

割股疗亲行为反映出中央、地方官员、士人、割股者个人复杂的观念与信仰。一方面,各方都认同割股疗亲的孝行内涵,却对割股行为持有“诚”、“愚”等不同的看法,对割股疗亲“诚意”的认可,表明儒家伦理对此行为中孝的内核重于其毁身不孝的身体观。另一方面,官方所持的儒家主张本身存在自我矛盾之处,“毁身不孝”与“割股行孝”发生碰撞时,事实上的旌表折射出的是朝廷的禁令、律法在现实面前已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方在割股面前折衷与妥协的原因在于割股行为并未破坏社会秩序;虚有的“禁令”透露的是官方在逃避其应承担的医疗救治和道德责任。

学界对于割股疗亲的真假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族谱、方志等记录的特点,把注意力聚焦在割股事件真假层面上,重视史料载体的意义大于通过载体去进行解读的意义。<sup>②</sup>而事实上,“割股疗亲”之“股”由大腿演变成统指割取的人体组织,实质是“割股疗亲”之股肉象征的体现,这“股肉”所承担的是所谓“亲情”、“行孝”的话语表达。总体而言,对割股疗亲行为不能简单以“愚昧”定之,它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实因这一行为背后载负着中国人深刻的孝亲的情感纽带。

(作者吴佩林,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钟莉,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邮编:637009)

(责任编辑:刘 军)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②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